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四

正文用事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人收文書
君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
書知治道乘閒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
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
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
司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
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
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
為太一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三
執誼三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陸贄
秦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
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
之相結淳吳人嘗為左司郎中溫渭之子時為左拾遺景儉瑤
之孫進士及第曄滉之族子諫嘗為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為監
察御史立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
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己陰事
令韋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
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芻迺之子也 十二月庚申
以太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為門下侍郎並
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永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
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
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

次公等至金鑿殿草遺詔官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豕竊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網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程安田上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縷服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不喜而泣時順宗德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官官李志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還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志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丑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

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栢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在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一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闖茸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三月辛未以王伾為翰林學士 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

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
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
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
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
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
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
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
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璵奏
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
事固行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璵曰去歲李實怙恩拔貴氣
蓋一時公當此時遠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日復據其
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韋素不有疆直
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真有親奏對

通鑑卷三百四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

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
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
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鑿
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網不復請
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領之癸巳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程
神符五世孫也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
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
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
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遠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
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
飯宰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
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
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

大懼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

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天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庸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今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它事質惶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官官兵權以自固籍

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

懼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重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

始懼

六月己亥貶宜歎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尉士

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煞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皇之意王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來去聞賊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

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訴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癸丑韋臯上表以

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官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三意與臯向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官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乃屬希朝官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不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元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

秋七

月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恐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摠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

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
中少尹任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乙未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
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
惡之俱文珍等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
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
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璠
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
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
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
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任開州司馬
三叔文渝州司戶任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
位於宣政殿 九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

刺史司封郎中韓璠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
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冬十一月壬申

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章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
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紅
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慙失色
以至於貶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
太輕己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
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
馬和州刺史凌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

憲宗元和四年 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
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
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
三月乙酉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
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

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為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其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憲宗平蜀 劉闢

唐順宗永貞元年秋七月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武王名臯薨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為刺史已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為故也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復祖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度

通鑑卷二百一十七

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已

未以素滋為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冬十月

成式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素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使劉闢為給事中 十一月劉闢不受爵阻兵自守素滋畏

其彊不敢進上恚貶滋為吉州刺史

十二月己酉以給

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為東川節度使丹諱之五世孫也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

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破石邪關顧左右曰真也
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上欲討關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
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關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
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
關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
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
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弈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
度使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其眾皆自謂當征蜀
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
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
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
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
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
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
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
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
筋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
其刺史文德昭 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
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關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
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
關官爵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關無
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
度副使知節度事 夏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
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
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
皆捷 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

遣其將嚴秦破關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秋七月癸

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甲午詔凡西川繼擄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九月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

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

道城中憂懼於是關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關婿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

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

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樹劉闢送京師斬關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章南康故事

從容指擣一境皆平初韋臯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

關反從以書諫關關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關敗乃得免從融

之曾孫也韋臯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郝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履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贖而

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式瑋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

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

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

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冬十月制割資簡陵榮昌瀘

六州隸東川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計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

戊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爲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成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賞誅之

憲宗平吳 李錡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春二月以常州刺史李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閑廐官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十七年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阮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阮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爲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爲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 冬十二月以刑部郎中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爲吏部郎中

憲宗元和二年夏蜀旣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爲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

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今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旣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齎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齎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詆言將殺之。錡陽驚起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城，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爲姚志安所敗，生致於

錡，具桎梏釘於船舫，未及京口，會錡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爲隨之？族滅豈若棄逆效順，轉禍爲福乎？」衆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

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等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平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拍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在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數乂之即從其言

魏博歸朝 日洪正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洛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衆心出為臨清鎮將欲殺之興陽為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

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閒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晷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所塵粉矣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

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向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救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而拜請為留後與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與度不免乃謂

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
甲辰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
諫於外

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
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
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
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
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
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
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
恐更不論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
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
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日即降
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

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
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
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
歸劔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
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
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比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
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
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
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
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
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
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
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

密疆者果何益乎度為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倦
待度禮極厚請度編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
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証為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
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
皆避不居鄆蔡恒道遊客閒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
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
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
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
不敢動田與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為右
監門衛將軍

八年春正月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十四年秋八月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甲辰以田弘

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

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
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憲宗討成德

王天宗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
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
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
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
言而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故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
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階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
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
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
皓亟迴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
以從史為節度使

憲宗元和二年冬十一月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垪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貴習不以為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

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奪裴垪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

秋七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

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
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
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
狀一同各慮它日分割或潛相御名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
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
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
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
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
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
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
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
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
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

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
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
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
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
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它日及此故也萬一
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
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
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
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
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
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
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疊勢可與
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

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
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
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
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九月甲

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
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
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
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
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為宴勞留使
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
武使還先宿裴垵家胡三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
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茲回
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

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
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
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廷
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
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垵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
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
讒人欲傷武及垵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
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為左右神策
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
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
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
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瓘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

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今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鄜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

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跼躄為廉良佛意則毀龍龕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已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使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為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取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

何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屏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責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為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深私趙之口不見得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恒州北道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

鎮官軍也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譁者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洹湟鎮吐突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鄺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 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旣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推意在逗遛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又不能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可爲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疆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州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

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垍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很必且為亂今聞其與承瓘對營視承瓘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瓘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瓘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瓘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在會夜車疾驅未明已

通鑑卷三三四

三二

出境重胤承洽之子聽晟之子也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瓘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磁邢洺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邕為從史所據使朝廷肝食今幸而得之承瓘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瓘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留後為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瓘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族聞之無不憤怒取與為伍且謂承瓘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

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瓘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胤已摠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不由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仗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蹊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它鎮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爲河陽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夏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

通鑑卷二百四十四

三十二

六日五揚末

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道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加劉濟中書令

秋九月己亥吐突承瓘自行營還辛亥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垪曰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

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璫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璫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上罷承璫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垪數以疾辭位冬十一月庚申罷為兵部尚書

十二月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璫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大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藏何用邪

六年冬十一月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七年春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革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正月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璫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璫先罷絳相

十年夏六月賊殺武元衡詔中外搜捕成德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訂止無狀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鞠之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

見

憲宗平 乙丑以裴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

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東身自歸
攻討之期更俟後命 上雖絕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

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弘正忿表請擊之上
不許表上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 冬十一

月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 十二月王
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

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
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彊斬
首千餘級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

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
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

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
聽 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

餘級 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辛酉魏博奏敗成
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鷓城 三月幽州節度使

劉總圍樂壽 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
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城

之子也 秋七月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
人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

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眾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
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 冬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

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
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軍承宗懼潛遣兵入

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

恒州與承宗戰大敗奔還定州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
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裸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遏亂
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十二年春三月郝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人東光斷白橋路
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
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
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繞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
錢十五萬婚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去其勝
勢回取恒冀如掎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十三年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
擒三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
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
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遣弘正
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
二州圖印至京師 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十五年冬十二月王承宗薨其下秘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請將
欲取帥於屬內諸軍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
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
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乃監
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
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
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己為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
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 成德軍
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

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邠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與相者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哭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唐德宗貞元二年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列所寵任故為之報仇七月己酉以虔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少誠為留後三年初李希列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粟騾謂之騾軍陳仙奇與滑西降纒數月

通鑑卷三二四

二二

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遣中使救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必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眾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英岸追至未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眾趣長水都將蓋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一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纒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破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眾夏五月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翼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翼伯元大將宋晏曹濟再長安十三年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

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爲之罷役

十四年秋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殺鎮遏使謝詳侵地二十餘里置兵鎮守

十五年春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秋八月丙申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浼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浼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浼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浼

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者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浼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 諸軍討吳少誠者旣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壹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實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爲蔡州四面

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 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澗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少陽滄州清池人也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澗水縣城

九月癸丑吳少誠進逼澗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澗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彥仲宣義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眾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既而昌裔齎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

未孟元陽等與少誠戰殺二千餘人 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章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言就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剪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日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

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欽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閏月甲戌歸夏州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加彭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憲宗元和四年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署

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

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

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為留後

五年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

西留後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彭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九年閏八月丙辰彭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少陽在蔡州陰聚亡

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

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

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

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吉甫

以為汝州打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

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

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

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

九月庚辰以洛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

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為壽州防禦使通彭之子也丙戌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嚴綬為

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揚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

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

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

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一日不為輟朝

但易環蔡諸鎮將帥益兵為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巧射

劫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婿也元濟以為謀主

李吉甫

李吉甫

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冬十月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十年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正月己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磁丘却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爲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爲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

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橐鞬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沉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踉蹌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騫何足惜也竟殺之

三月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穎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

頓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三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也師道

素養刺客斫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徒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募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恟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

通鑑三十四

卷一百一

唐紀

李

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間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

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袒帽厚得不死僉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朝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竅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棹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

通鑑卷三十四

卅三

卷四

李

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裴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

呂元膺捕賊獲中岳寺僧圓淨按驗其黨始知殺武元衡者乃是李師道事見憲宗討淄青

秋八月

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欲倚賊以自重不願准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天

通鑑卷二二四

九四

唐隨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重專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

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澗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未卷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為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十一年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鐵山己卯唐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 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五千級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

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

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秋七月丁丑貶霞寓為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傳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隋鄧觀察使以唐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郟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

九月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虜城之衆拔六柵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冬十一月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

李光

通鑑第三十四

光五

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士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餘級 十二月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隋鄧節度使愬聽之兄也 初置淮穎水運使愬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穎至項城入漑輸于郟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亦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逃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故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

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事爾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情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素一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結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眾請劊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丁丑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眾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偽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眾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入據其城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眾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澗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澗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澗水據要地為城於

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郟城丁亥李光顏
敗淮西兵三萬於郟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
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玠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玠下馬鞍山拔
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渣呀山擒淮西將柳
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為郟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
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
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郟城歸路郟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
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
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
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
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郟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
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
十將媯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

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將梁希果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
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
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
能為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
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
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
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
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
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
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
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為賊內應日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

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
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為
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
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
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
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
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為六院
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
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
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
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
水未果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
願東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及大將董重
質所制不得出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
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
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
謂度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
元濟表勢實甚感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
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
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
已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乃奏刑部侍郎
馬摠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
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
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
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

表為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為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玉傅高承簡為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為中書舍人 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 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為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郟城為治所甲申至郟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潞水鎮殺三

將焚芻藁而去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眾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

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在名

在名

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眾驚將走愬下馬據胡林令曰敢退者斬逆施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郟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寨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

乾楠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白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良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

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舖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厨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摠北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慶鞬出迎拜於路左

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蔡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遇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

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戌朔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澠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辛

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事 裴度以馬摠為
彰義留後 丑發蔡州上封二劔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
將度至郟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
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
馬摠為淮西節度使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
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
不死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唐憲宗元和元年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踈斥在外
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
節旌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
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
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屬筆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

道鑑多三十一

四十二

五六二

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
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
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
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
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秘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
為節度副使 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
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
行鹽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
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為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冬十
月壬午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為節度使

十年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趣壽春欲為
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

萬餘斛

事見憲宗
平淮蔡

夏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

秋八月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千百人謀焚官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旦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言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

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為之耳目元膺鞠言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冬十一月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温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顏等拔吳元濟陵雲柵而懼

詐請輸鈔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十二年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閒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阡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弈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十三年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昉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為尚書憂家事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變之師道殺沐并囚郭昉凡軍中勸師道效順

通鑑卷二百一十四

四一

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春三月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揚自温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為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為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弟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

擢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與襪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 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棣州刺史詔加橫海節度副使 六月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為武寧節度使

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冬十一月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

三十四

四十五

今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玄相疑阻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 十二月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

師道都知兵馬使夏旻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

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躬耶李存爲司空忠謀李
文會奸佞殺沐囚耶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
刺史召耶存還幕府 武寧節度使李勣與平盧兵十一戰皆
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弱自官軍致討聞小敗
及失城邑輒憂棒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
之要地既失之其刺史洪驛騎告急左右不爲通師道至死竟
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戌師道所署
沐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
勣拔魚臺 丙申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

海胸山懷仁等縣李勣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李師道聞官
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

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務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
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
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
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
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
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
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畧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
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
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
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
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
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
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

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遲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
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
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
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
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
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
公以為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
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
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
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
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則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
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
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

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進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
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譟動地比至子城
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焚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
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
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待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
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
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自卯
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
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
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於獄置
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
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
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
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
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

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
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
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墮絕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
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爲之改容義而不責 壬戌田弘正捷
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
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
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
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
使之適均以郵曹僕爲一道淄青齊魯萊爲一道充海沂密爲
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
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
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日今但與
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
六十三

通鑑第三十卷

四十九

命

真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
爲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
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
改登即行矣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
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
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昉賈直言以自隨
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昉存謀曰
文會使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
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詐
爲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
斬之比還悟及昉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
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
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

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邠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
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
行人或諫曰邠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
曰今爲暴者旣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
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
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更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
終不能統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
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邠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
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邠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
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三月庚子以華州刺史馬摠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
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
西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充密等州觀察使 橫海節度

卷之六

通鑑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十一

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
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
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
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
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
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
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
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

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仗內京兆府御史臺徧
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
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間恒人事
成遂竊以爲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終不免死故承
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

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尚有錢
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沂海究密觀察使王遂
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所
用杖絕大於常行者每嘗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
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
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
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
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為然約事成推
弁為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
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
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
後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隸州刺史曹華為沂海究密觀察
使

通鑑卷三二四

十一

十一

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
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道從尚百餘人入徐州
境所在滅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相械乘驢入關元日戊寅
嘗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
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棗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
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
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
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
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
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
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
深貶之惡其誘討也况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

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徇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眈眈如寇讎聚處得閒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河朔再叛

唐憲宗元和五年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為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具不食渴索飲總因宣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通鑑卷三十一

五十一

五百一十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眄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下見河南北皆從化春二月己卯奏乞棄官為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
弘靖為盧龍節度使 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攻為瀛莫觀
察使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
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劉總奏懇乞為僧且以其私
第為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
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為僧將士
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
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之境 初
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弘靖為節度
使平薊媯潭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
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攻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
簡得眾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
代以安輯之平高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攻
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儷難制者都知
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
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
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
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於
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勾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
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
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
容驕貴有輿於萬眾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
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
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
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
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

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秋七月甲辰

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擊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埵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泚奉以為留後泚克黜之父也時以疾廢卧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為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兵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

甲寅

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為賓客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

通鑑卷三十四

五十三

方彊奏請且受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

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

度支崔倭性剛褊無遠慮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

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倭沔之孫也弘正厚於

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

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

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

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挾其細

故以激怒之尚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庭湊結牙

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二百餘人庭湊

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

震駭崔倭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

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莫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之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道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

而入居于聖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攻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已丑以裴度爲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涑水遂城蒲城 冬十月以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爲深州諸道行營

節度使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

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節度使烏

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於

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

結末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

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

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為逆

賢大上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

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

禁聞姦臣必亂天下是則何朝患小禁聞患大小者臣與諸將

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

喜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

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

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

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

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

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

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臣無

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

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

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

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

弓箭庫使積為工部侍郎積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橫海節度

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

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

徒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

薛平奏突將馬廷崙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崙為王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崙其黨死者數千人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當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死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

通鑑卷三十四

五十一

六十八

看

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詆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眾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回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

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唯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抵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勉率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慘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己亥

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爲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笑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開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

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舊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為留後戊申魏州秦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王庭湊圍平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無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儒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諸道十五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

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為沂州刺史良弼案所式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立加誘脅良弼案不從各以其眾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為李全略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使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為德隸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式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華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三月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疑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眾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鏖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

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壬子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如故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為橫海節度使夏四月甲戌以傳良弼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通鑑卷三十四

六

五十一

翼也和王傳于方欲以奇策于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五月己卯詔左僕射韓臯等鞠之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為邪謀責之大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

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為節度使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誅謗毀傷度

竟出之

四年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
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夏六月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
歎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獻
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筭
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它術
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
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
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
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巨與逢
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
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
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

通三一四

六十一

事

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新宗寶曆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

興元

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
益厚二月丁未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上自即位以來欲

幸東都令度支負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王度
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
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踈惡執留
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
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
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
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
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
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

遣親吏至中書請事章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
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
捷通王庭湊為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
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
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
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為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
之請也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閏月丙戌

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开志紹將兵二萬
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
之憲誠不能違 夏六月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

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
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為庭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

通鑑卷二百二十四

卷二百二十四

卷二百二十四

卷二百二十四

專討同捷己巳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

戰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以寰為夏

綏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 加

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為橫海節度使

冬十月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十一月癸未朔

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

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

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傅良弼至陝而薨乙

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為橫海節度使 十二月丁巳

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章處厚薨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

人說魏博大將开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

臣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受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去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人吝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秋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六馬

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六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

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 冬十月辛亥以李載

義為盧龍節度使

通三十四

文宗太和元年春二月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請遵朝旨 夏五月丙子

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衛有同捷

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秋七月李同捷託為將

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

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播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

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為昏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

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
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辛巳史憲誠奏開志紹兵屯永
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三年春正月開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義成行營兵三千
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之李
聽史唐合兵擊開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奔鎮州 李載
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甲辰昭義奏開志紹餘眾萬五千人
詣本道降寘之洺州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

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 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
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
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
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

通鑑卷三十一

六十四

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
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
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襲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
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
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
貶耆為循州司戶李祐尋薨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

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

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為達表章餘皆勿受 辛酉以
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
澶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
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
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開志紹自縊 上遣中使
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 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

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
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辛巳史憲誠奏開志紹兵屯永
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三年春正月開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義成行營兵三千
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擊之李
聽史唐合兵擊開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奔鎮州 李載
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甲辰昭義奏開志紹餘眾萬五千人
詣本道降宣之洺州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
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 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
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
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
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

通鑑卷三二四

六一四

又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
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
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襲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
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
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
貶耆為循州司戶李祐尋薨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

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

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為達表章餘皆勿受 辛酉以

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

檀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

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

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開志紹自縊 上遣中使

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

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
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
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趣棧
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于
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為
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
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侗為齊
德滑景節度使侗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
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侗至一年租稅
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
充盈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
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
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
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
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
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
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
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
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
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
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
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
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

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

三月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荅賜之文穎不受而去

夏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

秋八月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

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

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

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

流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藉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可及其居外也綠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颺暴交梓豈暇異略雖

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落鈐鑿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其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疆傑懷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佞由卿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

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而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礮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治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

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
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
糜食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
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
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
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
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
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
揮之堂然將陳躬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
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愧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
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
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者咸
曰夫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

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
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
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
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
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
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綠采
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
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滯名越號或帝
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
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囂欲相效者
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
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
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

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爲之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神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敢爲其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相言指縱者人也獲免者大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噫居其位可也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昭宣王襄序

通鑑二一四

上六

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言曰兵非

殺之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兄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毋不許 十一月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夾衣及諸僧

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十二月癸未以史元忠

爲盧龍留後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成德節度使 三月丙辰

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